梁啟超輯

曾文正公嘉言鈔

附胡文忠公、左文襄公嘉言鈔



曾文正公嘉言鈔

目次

序

曾文正者，豈惟近代，蓋有史以來不一二覯之大人也已。豈惟我國，抑全世界不一二覯之大人也已。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絕倫之天才，在並時諸賢傑中稱最鈍拙，其所遭值事會，亦終身在拂逆之中，然乃立德、立功、立言三並不朽，所成就震古鑠今而莫與京者，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於流俗，而困、而知、而勉、而行，歷百千艱阻而不挫屈，不求近效，銖積寸累，受之以虛，將之以勤，植之以剛，貞之以恒，帥之以誠，勇猛精進，堅苦卓絕，如斯而已，如斯而已。孟子曰:「人皆可以為堯舜」。堯舜信否盡人皆可學焉而至，吾不敢言，若曾文正之盡人皆可學焉而至，吾所敢言也，何也？文正所受於天

者，良無以異於人也，且人亦孰不欲向上；然生當學絕、道喪、人欲橫流之會，窳敗之習俗以雷霆萬鈞之力相罩、相壓，非甚強毅者，固不足以抗圉之。荀卿亦有言：「庸衆駑散，則劫之以師友。」而嚴師畏友，又非可亟得之於末世。則夫滔滔者之日趨於下，更奚足怪其一二有志之士？其亦惟乞靈典册，得片言單義而持守之，以自鞭策，自夾輔，自營養，猶或可以防杜墮落而漸進於高明，古人所以得一善則拳拳服膺，而日三復而終身誦焉也。抑先聖之所以扶世教正人心者，四書六經亦蓋備矣。然義豐詞約往往非末學所驟能領會，且亦童而習焉或以為陳言而忽不加省也。近古諸賢闡揚輔導之言，益汗牛充棟，然其義大率偏於收斂而貧於發揚。夫人生數十寒暑，受其群之蔭以獲自存，則於其群豈能不思所報，報之則必有事焉，非曰逃虛守靜而即可以告無罪也明矣。於是乎不能不日與外境相接，構且既思以己之所

信易天下，則行且終其身以轉戰於此濁世，若何而後能磨練其身心以自立於不敗，若何而後遇事物泛應曲當無所撓枉，天下最大之學問殆無以過此。非有所程式而養之於素，其孰能致者。曾文正之歿，去今不過數十年。國中之習尚事勢皆不甚相遠，而文正以樸拙之姿，起家寒素，飽經患難，丁人心陷溺之極運，終其生於挫折譏妒之林，惟恃一己之心力，不吐、不茹、不靡、不回，卒乃變舉世之風氣，而挽一時之浩劫。彼其所言，字字皆得之閱歷而切於實際，故其親切有味，資吾儕當前之受用者，非唐宋以後儒先之言所能逮也。孟子曰：「聞伯夷之風者，懦夫有立志。」又曰：「奮乎百世之上，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」，況相去僅一世，遺澤未斬模楷在望者耶！則茲編也，其真全國人之布帛菽粟而斯須不可去身者也」。

丙辰二月朔新會梁啟超。

鈔例

一是編從金陵刻本曾文正全集中書札、家書、家訓、日記、文集五種摘鈔，其餘嘉言散見他種遺著者，姑付闕如。

一是編原取自便省覽，故務求簡要。往往一段之中，僅節數語；不嫌割裂，但求受用耳。亦有同此一義，而屢見屢鈔者，以存文正強聒不舍之真，亦使讀者得時習而悅之益。

一文正居大亂之世，半生治軍。是編所鈔，言戰事者亦什之一二，其為軍人寶鑑，固無待言，即非軍人，亦當涵詠其理而善推之於用。蓋人生天地間，本以奮鬬為生涯，何時何事，非在戰爭中者。是編所鈔關於軍事之諸條，吾確信凡任事者，苟能體其意而服膺之，必

八十八佛中有一尊曰闘战勝佛

終身受用不盡也。

一是編所鈔關於觀人用人之諸條，讀者或以為文正秉權勢，居高位，故能爾爾。吾儕則無需此。其實不然，人無論居何地位，執何職業，皆須與人共事，求友求助，苟善讀此，無往而不自得師也。

一文正於學術文藝，獨得處甚多，垂訓亦至精，今所鈔從略。

一胡文忠左文襄嘉言附鈔，以見當時賢哲責善憂世，相觀相善，有自來也。

丙辰正月啟超記

曾文正公嘉言鈔

今日而言治術，則莫若綜核名實。今日而言學術，則莫若取篤實踐履之士。物窮則變，救浮華者莫如質。積翫之後，振之以猛，意在斯乎。（復賀耦庚）

吾輩今日苟有所見，而欲為行遠之計，又可不早具堅車乎哉。（致劉孟容）

耐冷耐苦，耐勞耐閑。（答黃麓溪）

人材高下，視其志趣。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規，而日趨污下。高者慕往哲盛隆之軌，而日即高明。（答歐陽功甫）

無兵不足深憂，無餉不足痛哭，獨舉目斯世，求一攘利不先，赴義恐後，忠憤耿耿者，不可亟得，此其可為浩歎也。（復彭麗生）

今日百廢莫舉，千瘡並潰，無可收拾。獨賴此精忠耿耿之寸衷，與斯

民相對於骨嶽血淵之中，冀其塞絕橫流之人欲，以挽回厭亂之天心，庶幾萬有一補。不然，但就局勢論之，則滔滔者吾不知其所底也。（與江岷樵左季高）

集思廣益，本非易事。要當內持定見，而六轡在手，外廣延納，而萬流赴壑，乃為盡善。（復歐陽曉岑）

方今民窮財困，吾輩勢不能別有噢咻生息之術，計惟力去害民之人，以聽吾民之自活而已。（與朱石翹）

帶勇之人，第一要才堪治民，第二要不怕死，第三要不急急名利，第四要耐受辛苦。大抵有忠義血性，則四者相從以俱至。（與彭筱房曾香海）

古來名將得士卒之心，蓋有在於錢財之外者。後世將弁，專恃糧重餉優，為牢籠兵心之具，其本無已淺矣。是以金多則奮勇蟻附，利盡則冷落獸散。（與王璞山）

國藩入世已深，厭閱一種寬厚論說，模稜氣象，養成不黑不白不痛不

不苟安

癢之世界，誤人家國，已非一日◎偶有所觸，則輪囷肝膽，又與掀振一番◎與劉孟容

練勇之道，必須營官晝夜從事，乃可漸幾於熟◎如雞伏卵，如鑪鍊丹，未宜須臾稍離◎復劉霞仙。啟超按教育家之於學生及吾人之自行修養皆適如是

二三十年來，士大夫習於優容苟安，揄修袂而養婀步。倡為一種不白不黑不痛不癢之風◎見有慷慨感激以鳴不平者，則相與議其後，以為是不更事，輕淺而好自見◎國藩昔側六曹，目擊此等風味，蓋已痛恨次骨◎復龍翰臣

國藩從宦有年，飽閱京洛風塵。達官貴人，優容養望，與在下者軟熟和同之象，蓋已稔知之而慣嘗之。積不能平，乃變而為慷慨激烈，軒爽骯髒之一途◎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來不白不黑不痛不癢牢不可破之習，而矯枉過正，或不免流於意氣之偏。以是屢蹈愆尤，叢譏取戾◎而仁人君子，固不當責以中庸之道，且當憐其有所激而矯之之苦衷

也◎（復黃子春）

蒼蒼者究竟未知何若，吾輩竭力為之，成敗不復計耳◎（復朱石樵）

愚民無知，於素所未見未聞之事，輒疑其難於上天◎一人告退，百人附和。其實並無真知灼見。假令一人稱好，即千人同聲稱好矣◎（復褚一帆）

虹貫荊卿之心，而見者以為淫氛而薄之。碧化萇宏之血，而覽者以為頑石而棄之。古今同慨，我豈伊殊◎屈纍之所以一沉而萬世不復返顧者，良有以也◎（與劉霞仙）

時事愈艱，則挽回之道，自須先之以戒懼惕厲，傲兀鬱積之氣，足以肩任艱鉅。然視事太易，亦是一弊◎（與羅羅山劉霞仙）

凡善弈者，每於棋危劫急之時，一面自救，一面破敵◎往往因病成妍，轉敗為功。善用兵者亦然◎（致羅羅山）

急於求效，雜以浮情客氣，則或泰山當前而不克見◎以瓦注者巧，以

信儒信佛亦然

善修道者 善調身心者 善理事者 亦然

精進力

鈞注者憚，以黃金注者昏◎外重而內輕，其為蔽也久矣◎與李次青

銳氣暗損，最為兵家所忌◎用兵無他謬巧，常存有餘不盡之氣而已◎與李次青

日中則昃，月盈則虧◎故古詩花未全開月未圓之句，君子以為知道◎自僕行軍以來，每介疑勝疑敗之際，戰兢恐懼，上下怵惕者，其後恒得大勝◎或當志得意滿之候，狃於屢勝，將卒矜慢，其後常有意外之失◎與羅伯宜 啟超按處一切境遇皆如此豈惟用兵

為文

欲學為文，當掃蕩一副舊習◎赤地新立，將前此所業，蕩然若喪其所有，乃始別有一番文境◎與劉霞仙 啟超按此又不惟學文為然也

吾鄉數人，均有薄名，尚在中年，正可聖可狂之際，惟當兢兢業業，互相箴規，不特不宜自是，並不宜過於獎許◎長朋友自是之心，彼此恒以過相砭，以善相養，千里同心，庶不終為小人之歸。復李希庵

敬恕

敬以持躬，恕以待人◎敬則小心翼翼，事無巨細，皆不敢忽◎恕則常

留餘地以處人，功不獨居，過不推諉。（與鮑春霆）

吾輩互相砥礪，要當以聲聞過情為切戒。（與李希庵）

自古大亂之世，必先變亂是非，然後政治顛倒，災害從之。賞罰之任，視乎權位。有得行，有不得行。至於維持是非之公，則吾輩皆有不可辭之任。顧亭林所稱匹夫與有責焉者也。（與沈幼丹）

蒞事以明字為第一要義。明有二：曰高明，曰精明。同一境，而登山者獨見其遠。乘城者獨覺其曠，此高明之說也。同一物。而臆度者不如權衡之審，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確，此精明之說也。凡高明者，欲降心抑志，以遽趨於平實，頗不易易。若能事事求精，輕重長短，一絲不差，則漸實矣。能實則漸平矣。（與吳翔岡）

軍事不可無悍鷙之氣，而驕氣即與之相連。不可無安詳之氣，而惰氣即與之相連。有二氣之利，而無其害，有道君子，尚難養得，況弁勇乎。（與胡宮保）

敬字恒字二端，是徹始徹終工夫。鄙人生平欠此二字，至今老而無成，深自悔憾。（復葛睪山）

心常用則活，不用則窒。如泉在地，不鑿汲則不得甘醴。如玉在璞，不切磋則不成令器。（復鄧寅皆）

敬字惟無衆寡、無小大、無敢慢三語，最無切當。（復董睪山）

趨時者博無識之喜，損有道之真。（與許仙屏）

惟忘機可以消衆機，惟懵懂可以祓不祥。（復胡宮保）

軍中閱歷有年，益知天下事，當於大處著眼，小處下手。陸氏但稱先立乎其大者，若不輔以朱子銖積寸累工夫，則下梢全無把握。（致吳竹如）

前曾語閣下以取人為善，與人無善。大抵取諸人者，當在小處實處。與人者，當在大處空處。（復李申夫）

治心治身，理不必太多，知不可太雜。切身日用得著的，不過一兩句。所謂守約也。（復李申夫）

驕惰

驕惰未有不敗者，勤字所以醫惰，慎字所以醫驕。此二字之先，須有一誠字以立之本。（與李申夫）

大局日壞，吾輩不可不竭力支持。做一分，算一分。在一日，撐一日。（致沈幼丹）

衡人

收之欲其廣，用之欲其慎，大抵有操守而無官氣，多條理而少大言。本此四者以衡人，思過半矣。（致李黼堂）

觀人之道，以樸實廉介為質。有其質。而更傅以他長，斯為可貴。無其質，則長處亦不足恃。（復方子白）

求才之道，須如白圭之治生，如鷹隼之擊物，不得不休。又如蚨之有母，雉之有媒，以類相求，以氣相引，庶幾得一而可及其餘。（復李黼堂）

凡沉疴在身，而人力可以自為主持者，約有二端：一曰以志帥氣，一曰以靜制動。人之疲憊不振，由於氣弱。而志之強者，氣亦為之稍變。如貪早睡，則強起以興之。無聊賴，則端坐以凝之。此以志帥氣

之說也◎久病虛怯，則時時有一畏死之見，憧擾於胸中，即魂夢亦不甚安恬，須將生前之名，身後之事，與一切妄念，剗除淨盡，自然有一種恬淡意味◎而寂定之餘，真陽自生，此以靜制動之法也◎復李雨亭啟

超按此問疾書也攝生要訣盡人皆當服膺

吾輩讀書人，大約失之笨拙，即當自安於拙，而以勤補之，以慎出之，不可弄巧賣智，而所誤更甚◎復宋子久

平日非至穩之兵，必不可輕用險著◎平日非至正之道，必不可輕用奇謀◎復胡宮保

治軍以勤字為先，實閱歷而知其不可易◎未有平日不早起，而臨敵忽能早起者◎未有平日不習勞，而臨敵忽能習勞者◎未有平日不忍飢耐寒，而臨敵忽能忍飢耐寒者◎吾輩當共習勤勞，先之以愧厲，繼之以痛懲◎復宋滋九

閱歷世變，但覺除得人以外，無一事可恃◎復方子白

大抵世之所以彌亂者，第一在黑白混淆，第二在君子愈讓，小人愈妄◎ 復胡宮保

主氣常靜，客氣常動，客氣先盛而後衰，主氣先微而後壯◎故善用兵者，最喜為主，不喜為客◎ 復劉馨室

專從危難之際，默審樸拙之人，則幾矣◎ 復姚秋浦

信只不說假話耳，然卻極難◎吾輩當從此一字下手，今日說定之話，明日勿因小利害而變◎ 復李少荃

愛民乃行軍第一義，須日日三令五申，視為性命根本之事，毋視為要結粉飾之文◎ 復李少荃

詞氣宜和婉，意思宜肫誠◎不可誤認簡傲為風骨，風骨者，內足自立，外無所求之謂，非傲慢之謂也◎ 同上

養身之道，以君逸臣勞四字為要◎省思慮，除煩惱，二者皆所以清心，君逸之謂也◎行步常勤，筋骨常動，臣勞之謂也◎ 復李希庵

用兵之道，最重自立，不貴求人◎馭將之道，最貴推誠，不貴權術◎ 復李少荃

吾輩位高望重，他人不敢指摘◎惟當奉方寸如嚴師，畏天理如刑罰，庶幾刻刻敬憚◎ 復李少庵

凡辦一事，必有許多艱難波折◎吾輩總以誠心求之，虛心處之，心誠則志專而氣足，千磨百折，而不改其常度，終有順理成章之一日◎心虛則不動客氣，不挾私見，終可為人共亮◎ 與程尚齋

大抵任事之人，斷不能有譽而無毀，有恩而無怨◎自脩者，但求大閑不踰，不可因譏議而餒沈毅之氣◎衡人者，但求一長可取，不可因微瑕而棄有用之材，苟於嶢嶢者過事苛責，則庸庸者反得倖全◎ 致惲次山

事會相薄，變化乘除。吾嘗舉功業之成敗，名譽之優劣，文章之工拙，概以付之運氣一囊之中，久而彌自信其說之不可易也◎然吾輩自盡之道，則當與彼賭乾坤於俄頃，校殿最於錙銖，終不令囊獨勝而吾

獨敗◎復郭筠仙

大非易辨，似是之非難辨◎竊謂居高位者，以知人曉事二者為職◎知人誠不易學，曉事則可以閱歷黽勉得之◎曉事則無論同己異己，均可徐徐開悟。以冀和衷◎不曉事則挾私固謬，秉公亦謬。小人固謬，君子亦謬，鄉原固謬，狂狷亦謬◎重以不知人，則終古相背而馳，故恒言以分別君子小人為要◎而鄙論則謂天下無一成不變之君子，無一成不變之小人。今日能知人能曉事，則為君子，明日不知人不曉事，即為小人，寅刻公正光明，則為君子，卯刻偏私晻曖，即為小人◎故群譽群毀之所在，下走常穆然深念，不敢附和◎復郭筠仙

國藩昔在湖南江西，幾於通國不能相容。六七年間，浩然不欲復聞世事◎然造端過大，本以不顧死生自命，寧當更問毀譽！以拙進而以巧退，以忠義勸人，而以句且自全，即魂魄猶有餘羞，是以戊午復出，誓不返顧◎復郭筠仙

以勤為本，以誠輔之◎勤則雖柔必強，雖愚必明◎誠則金石可穿，鬼神可格◎ 復陳舫仙

逆億命數，是一薄德◎讀書人犯此弊者最多，聰明而運蹇者，厥弊尤深◎凡病在根本者，貴於內外交養。養內之道，第一將此心放在太平地，久久自有功效◎ 與李眉生

堅其志，苦其心，勤其力◎事無大小，必有所成◎ 與李幼泉

養生與力學，皆從有恒做出，故古人以有恒為作聖之基◎ 復陳松生

若遇棘手之際，請從耐煩二字，痛下工夫◎ 致李宮保

用兵之道，最忌勢窮力竭◎力則指將士之精力而言之，勢則指大計大局，及糧餉之接續，人才之可繼言之◎ 致李宮保

閣下此時所處，極人世艱苦之境，宜以寬字自養◎能勉宅其心於寬泰之域，俾身體不就孱弱，志氣不至摧頹，而後從容以求出險之方◎ 致陳舫仙

事功之成否，人力居其三，天命居其七◎ 復劉霞仙

外境之迕，未可滯慮，置而遺之，終履夷塗。致陳碧帆

君子有高世獨立之志，而不予人以易闚，有藐萬乘卻三軍之氣，而未嘗輕於一發。致王少鶴

凡道理不可說得太高，太高則近於矯，近於偽。吾與僚友相勉，但求其不晏起，不撒謊二事。雖最淺近，而已大有益於身心矣。復楊芋庵

君子欲有所樹立，必自不妄求人知始。與張緘瓶

危險之際，愛而從之者，或有一二。畏而從之，則無其事也。與李次青

我輩辦事，成敗聽之於天，毀譽聽之於人。惟在己之規模氣象，則我有可以自主者。亦曰不隨衆人之喜懼為喜懼耳。同上

平日千言萬語，千算萬計，而得失仍只爭臨陣須臾之頃。復胡宮保

立法不難，行法為難。以後總求實實行之，且常常行之，應事接物時，須從人情物理中之極粗淺處著眼，莫從深處細處看。與李申夫

先哲稱利不什不變法，吾謂人不什不易舊。復陳作梅

君子不恃千萬人之諛頌，而畏一二有識之竊笑。復郭意城

古人患難憂虞之際，正是德業長進之時，其功在於胸懷坦夷，其效在於身體康健。聖賢之所以為聖，佛家之所以成佛，所爭皆在大難磨折之日，將此心放寬，養得靈，有活潑潑之胸襟，有坦蕩蕩之意境。則身體雖有外感，必不至於內傷。復陳舫仙

禍機之發，莫烈於猜忌，此古今之通病，壞國喪家亡人，皆猜忌之所致。詩稱不忮不求，何用不臧。僕自督生平愆咎，不出忮求二字。今已衰耄，旦夕入地，猶自憾拔除不盡。因環觀當世之士大夫，及高位耆長，果能剷除此二字者，亦殊不多也。忮求二字，蓋妾婦穿窬，兼而有之。自反既不能免此，亦遂憮然媿懼。不敢道人之短。復郭中丞

人才非困厄則不能激，非危心深慮則不能達。復袁小午

右書札

朱子言為學譬如熬肉，先須用猛火煮，然後用慢火溫。予生平功夫，

全未用猛火煮過。雖略有見識，乃是從悟境得來。偶用功亦不過優游玩索已耳。如未沸之湯，遽用慢火，將愈煮愈不熟矣。

用功譬若掘井。與其多掘數井而皆不及泉，何若老守一井，力求及泉，而用之不竭乎。

凡專一業之人，必有心得，亦必有疑義。

士人第一要有志，第二要有識，第三要有恒。有志則不甘為下流，有識則知學問無盡，不敢以一得自足，有恒則斷無不成之事。三者缺一不可，諸弟此時，惟有識不可驟幾，有志有恒，則諸弟勉之而已。

凡事皆貴專。心有所專宗，而博觀他途以擴其識，亦無不可。無所專宗而見異思遷，此眩彼奪則大不可。

君子之處順境，兢兢焉常覺天之過厚於我，我當以所餘補人之不足。君子之處嗇境，亦兢兢焉常覺天之厚於我，非果厚也，以為較之尤嗇者而我固已厚矣。古人謂境地須看不如我者，此之謂也。

定

凡仁心之發，必一鼓作氣，盡吾力之所能為◎稍有轉念則疑心生私心亦生，荷道以躬，輿之以言◎

誰人可慢？何事可弛？弛事者無成，慢人者反爾◎

德業之不常，曰為物牽。爾之再食，曾未聞或愆◎

心欲其定，氣欲其定，神欲其定，體欲其定◎

牢騷太甚者，其後必多抑塞，蓋無故而怨天，則天必不許◎無故而尤人，則人必不服，感應之理然也◎

功名之地，自古難居。人之好名，誰不如我？我有美名，則人必有受不美之名者，相形之際，蓋難為情◎

未習勞苦者，由漸而習，則日變月化，而遷善不知◎若改之太驟，恐難期有恒◎

古之成大事者，規模遠大與綜理密微，二者缺一不可◎

接人總宜以真心相向，不可常懷智術以相迎距◎人以偽來，我以誠

往，久之則偽者亦共趨於誠矣。

來書謂興會索然，此卻大不可。凡人作一事，便須全副精神注在此事。首尾不懈，不可見異思遷。做這樣想那樣，坐這山望那山，人而無恒終身一無所成。

身體雖弱，卻不宜過於愛惜。精神愈用則愈出，陽氣愈提則愈盛。每日作事愈多，則夜間臨睡愈快活，若存一愛惜精神的意思，將前將卻，奄奄無氣，決難成事。

不慌不忙，盈科後進，向後必有一番回甘滋味出來。

吾自信亦篤實人，只為閱歷世途，飽更事變，略參些機權作用，把自家學壞了。實則作用萬不如人，徒惹人笑，教人懷憾，何益之有。近日憂居猛省，一味向平實處用心，將自家篤實的本質，復我固有。賢弟此刻在外，亦急須將篤實復還，萬不可走入機巧一路，日趨日下也。

強毅之氣，決不可無◎然強毅與剛愎與有別◎古語云：自勝之謂強，曰強制，曰強恕，曰強為善，皆自勝之義也◎如不慣早起，而強之未明即起；不慣莊敬，而強之坐尸立齋；不慣勞苦，而強之與士卒同甘苦；強之勤勞不倦，是即強也◎不慣有恒而強之有貞恒，即毅也◎舍此而求以客氣勝人，是剛愎而已矣◎二者相似，而其流相去霄壤，不可不察，不可不謹◎

打仗不慌不忙，先求穩當，次求變化◎辦事無聲無臭，既要精到，又要簡捷◎

弟此時以營務為重，則不宜常看書◎凡人為一事，以專而精，以紛而散◎荀子稱耳不兩聽而聰，目不兩視而明◎莊子稱用志不紛，乃凝於神，皆至言也◎

總須腳踏實地，克勤小物，乃可日起而有功◎

凶德致敗，莫甚長傲◎傲之凌物，不必定以言語加人，有以神氣凌之

者矣，有以面色淩之者矣。中心不可有所恃，心有所恃，則達於面貌。以門地言，我之物望大減，方且恐為子弟之累。以才識言，近今軍中錬出人才頗多，弟等亦無過人之處，皆不可恃。只宜抑然自下，一味言忠信行篤敬，庶可以遮護舊失，整頓新氣，否則人皆厭薄之矣。

胸多抑鬱，怨天尤人，不特不可以涉世，亦非所以養德，不特無以養德，亦非所以保身。

聲聞之美，可恃而不可恃。善始者不必善終，行百里者半九十。

精神愈用而愈出，不可因身體素弱，過於保惜。智慧愈苦而愈明，不可因境遇偶拂，遽爾摧沮。

求人自輔，時時不可忘此意。

不輕進，不輕退。

一經焦躁，則心緒少佳，辦事必不能妥善。

人生適意之時，不可多得。弟現在頗稱適意，不可錯過時會，當盡心竭力，做成一箇局面。

吾因本性倔強，漸近於愎，不知不覺，做出許多不恕之事，說出許多不恕之話。至今媿恥無已。

日慎一日，以求事之濟。一懷焦憤之念，則恐無成。千萬忍耐，忍耐千萬，久而敬之四字，不特處朋友為然，即凡事亦莫不然。

余死生早已置之度外，但求臨死之際，寸心無可悔憾，斯為大幸。

習勞為辦事之本，引用一班能耐苦之正人，日久自有大效。

不輕進人，即異日不輕退人之本。不妄親人，即異日不妄疏人之本。

天下古今之庸人，皆以一惰字致敗。天下古今之才人，皆以一傲字致敗。

欲去驕字，總以不輕非笑人為第一義。欲去惰字，總以不晏起為第一義。

凡辦大事，半由人力，半由天事。吾輩但當盡人力之所能為，而天事則聽之彼蒼而無所容心◎

凡說話不中事理不擔斤兩者，其下必不服◎

凡事後而悔己之隙，與事後而議人之隙，皆閱歷淺耳◎

凡軍事做一節說一節◎若預說幾層，到後來往往不符◎

辦大事者以多選替手為第一義◎滿意之選不可得，姑節取其次，以待徐徐教育可也◎

沅弟謂雪聲色俱厲，凡目能見千里而不能自見其睫，聲音笑貌之拒人，每苦於不自見，苦於不自知◎雪之厲，雪不自知，沅之聲色，恐亦未始不厲，特不自知耳◎

每日臨睡之時，默數本日勞心者幾件？勞力者幾件？則知宣勤國事之處無多，更宜竭誠以圖之◎

從古帝王將相，無人不由自立做出◎即為聖賢者，亦各有自立自強之

道，故能獨立不懼，確乎不拔。余往年在京，好與諸有大名大位者為仇，亦未始無挺然特立不畏強禦之意。近來見得天地之道，剛柔互用，不可偏廢。太柔則靡，太剛則折。剛非暴戾之謂也，強矯而已。柔非卑弱之謂也。謙退而已。趨事赴公，則當強矯，爭名逐利，則當謙退。

衆口悠悠，初不知其所自起，亦不知其由所止。有才者忿疑謗之無因，而悍然不顧，則謗且日騰。有德者畏疑謗之無因，而抑然自修，則謗亦日熄。吾願弟等之抑然，不願弟等之悍然也。

古來成大功大名者，除千載一郭汾陽外，恒有多少風波，多少災難，談何容易。願與吾弟兢兢業業，各懷臨深履薄之懼，以冀免於大戾。

盛時常作衰時想，上場當念下場時。富貴人家，宜牢記此二語。

軍事呼吸之際，父子兄弟不能相顧，全靠一己耳。

凡危急之時，只有在己者靠得住，其在人者皆不可靠。恃之以守，恐

其臨危而先亂，恃之以戰，恐其猛進而驟退◎

吾兄弟既誓拼命報國，無論如何勞苦，如何有功，約定終始不提一字，不誇一句，知不知一聽之人，順不順一聽之天而已◎

凡行兵須蓄不竭之氣，留有餘之力◎

吾兄弟報國之道，總求實浮於名，勞浮於賞，才浮於事◎從此三句切實做去，或者免於大戾◎

強自禁制，降伏此心◎釋氏謂之降龍伏虎，龍即相火也，虎即肝氣也◎多少英雄豪傑，打此兩關不破，亦不僅余與弟為然。要在稍稍遏抑，不令過熾◎古聖所謂懲慾，即降龍也，所謂懲忿，即伏虎也◎釋儒之道不同，而其節制血氣，未嘗不同。總不使吾之嗜欲，戕害吾之軀命而已◎至於倔強二字，卻不可少。功業文章，皆須有此二字貫注其中，否則柔靡不能成一事◎孟子所謂至剛，孔子所謂貞固，皆從倔強二字做出◎吾兄弟好處正在倔強，若能去忿慾以養體，存倔強以勵

志，則日進無疆矣。

自古聖賢豪傑，文人才士，其志事不同，而其豁達光明之胸，大略相同。吾輩既辦軍務，係處功利場中，宜刻刻勤勞，如農之力穡，如賈之趨利，如篙工之上灘，早作夜思，以求有濟。而治事之外，此中卻須有一段沖融氣象，二者並進，則勤勞而以恬淡出之，最有意味。

舍命報國，側身修行。

吾輩所最宜畏懼敬慎者，第一則以方寸為嚴師，其次則左右近習之人，又其次乃畏清議。

擔當大事全在明強二字，中庸學問思辨行五者，其要歸於愚必明柔必強。

無形之功，不必騰諸口說，此是謙字之真工夫。所謂君子之不可及，在人之所不見也。

強字原是美德，余前寄信，亦謂明強二字，斷不可少。第強字須從明

字做出，然後始終不可屈撓。若全不明白，一味橫蠻，待他人折之以至理，證之以後效，又復俯首輸服。則前強而後弱，京師所謂瞎鬧者也。

君子大過人處，只是虛心。

大凡辦一事，其中常有曲折交互之處，一處不通，則處處皆窒矣。古來大戰爭大事業，人謀僅占十分之三，天意恒居十分之七。往往積勞之人，非即成名之人；成名之人，非即享福之人。吾兄弟但從積勞二字上著力，成名二字，則不必問及；享福二字，更不必問及矣。

儉以養廉，直而能忍。

用人極難，聽言亦殊不易。全賴見多識廣，熟思審處，方寸中有一定之權衡。

富貴功名，皆人世浮榮；惟胸次浩大，是真正受用。

吾屢教家人崇儉習勞，蓋艱苦則筋骨漸強，嬌養則精力愈弱也。

既奢之後，而返之於儉，若登天然◎小心安命，埋頭任事◎不如意之事機，不入耳之言語，紛至迭乘◎余尚愠鬱成疾，況弟之勞苦過甚，百倍於阿兄，心血久虧，數倍於阿兄者乎！弟病非藥餌所能為力，必須將萬事看空，毋惱毋怒，乃可漸漸減輕◎蝮蛇螫手，壯士斷腕，所以全生也◎吾兄弟欲全其生，亦當視惱怒如蝮蛇，去之不可不勇◎

弟信於毀譽禍福置之度外，此是根本第一層功夫◎此處有定力，到處皆坦途矣◎

天下之事理人才，為吾輩所不深知不及料者多矣◎切勿存一自是之見◎

吾輩在自修處求強則可，在勝人處求強則不可◎若專在勝人處求強，其能強到底與否，尚未可知，即使終身強橫安穩，亦君子所不屑道

也。

困心橫慮，正是磨鍊英雄，玉汝於成。李申夫嘗謂余慪氣從不說出，一味忍耐，徐圖自強。因引諺曰：好漢打脫牙和血吞。此二語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訣。余庚戌辛亥間，為京師權貴所唾罵。癸丑甲寅，為長沙所唾罵，乙卯丙辰。為江西所唾罵。以及岳州之敗，靖江之敗，湖口之敗，蓋打脫牙之時多矣，無一次不和血吞之。弟來信每怪運氣不好，便不似好漢聲口。惟有一字不說，咬定牙根，徐圖自強而已。

兄自問近年得力，惟有一悔字訣。兄昔年自負本領甚大，可屈可伸，可行可藏，又每見得人家不是。自從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後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，凡事都見得人家有幾分是處。故自戊午至今九載，與四十歲以前，迥不相同，大約以能立能達為體，以不怨不尤為用，立者發奮自強，站得住也，達者辦事圓融，行得通也。

袁了凡所謂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，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。另起爐竈，

重開世界。安知此兩番之大敗，非天之磨鍊英雄，使弟大有長進乎◎諺云：「吃一塹，長一智◎」吾生平長進，全在受挫受辱之時，務須齩牙勵志，蓄其氣而長其智，切不可恭然自餒也◎弟當此百端拂逆之時，亦只有逆來順受之法，仍不外悔字訣硬字訣而已◎

△右家書

處多難之世，若能風霜磨鍊，苦心勞神，自足堅筋骨而長見識◎沅甫叔向最羸弱，近日從軍，反得壯健，亦其證也◎

居家之道，惟崇儉可以長久，處亂世尤以戒奢侈為要義◎

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◎余早年於作字一道，亦嘗苦思力索，終無所成，近日朝朝摹寫，久不間斷，遂覺月異而歲不同◎可見年無分老少，事無分難易，但行之有恒，自如種樹養畜，日見其大而不覺耳◎

人之氣質，由於天生，本難改變。欲求變之之法，總須先立堅卓之

志◎即以余生平言之：三十歲前，最好吃烟，片刻不離。至道光壬寅十一月二十一日立志戒烟，至今不再吃◎四十六歲以前，作事無恒，近五年深以為戒，現在大小事均尚有恒。即此二端，可見無事不可變也，古稱金丹換骨，余謂立志即丹也◎

不料袁婿遽爾學壞至此，然爾等待之，卻不宜過露痕蹟◎人之所以稍顧體面者，冀人之重也。若人之傲惰鄙棄業已露出，則索性蕩然無恥，拚棄不顧，甘與正人為仇，而以後不可救藥矣◎

凡詩文欲求雄奇矯變，總須用意有超群離俗之想，乃能脫去恒蹊◎

凡文有氣則有勢，有識則有度，有情則有韻，有趣則有味◎

顏黃門之推顏氏家訓，作於亂離之世，張文端英聰訓齋語，作於承平之世◎所以教家者至精，爾兄弟宜各覓一冊，常常閱習◎

凡言兼衆長者，必其一無所長者也◎

凡事皆用困知勉行工夫，不可求名太驟，求效太捷也◎爾以後每日宜

習字之法

習柳字百個，單日以生紙臨之，雙日以油紙摹之。臨帖宜徐，摹帖宜疾。數月之後，手愈拙，字愈醜，意興愈低，所謂困也。困時切莫間斷，熬過此關，便可少進。再進再困，再熬再奮。自有亨通精進之日。不特習字，凡事皆有極困極難之時，打得通的便是好漢。

爾憚於文，正可借此逼出幾篇。天下事無所為而成者極少，有所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，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。

余生平略涉儒先之書，見聖賢育人修身，千言萬語，而要以不忮不求為重。忮者嫉賢害能，妒功爭寵，所謂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類是也。求者貪利貪名，懷土懷惠，所謂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類是也。將欲造福，先去忮心。所謂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。將欲立品先去求心，所謂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。忮不去，滿懷皆是荊棘；求不去，滿腔日即卑污。余於此二者，常加克治，恨尚未能掃除淨盡，爾等欲心地乾淨，宜於此二者痛下工夫，附作忮求詩

二首錄左：

善莫大於恕，德莫兇於妒。妒者妾婦行，瑣瑣奚比數，己拙忌人能，己塞忌人遇，己若無事功，忌人得成務；己若無黨援，忌人得多助；勢位苟相敵，畏偪又相惡；己無好聞望，忌人文名著；己無賢子孫，忌人後嗣裕；爭名日夜奔，爭利東西騖。但期一身榮，不惜他人污。聞災或欣幸，聞禍或悅豫，問渠何以然？不自知其故。爾室神來格，高明鬼所顧。天道常好還，嫉人還自誤。幽明叢詬忌，乖氣相迴互，重者疢汝躬，輕亦減汝祚。我今告後生，悚然大覺悟。終身讓人道，曾不失寸步。終身祝人善，曾不損尺布。消除嫉妒心，普天零甘露。家家獲吉祥，我亦無恐怖。

知足天地寬，貪得宇宙隘。豈無過人姿，多欲為患害。在約每思豐，居困常求泰。富求千乘車，貴求萬釘帶。未得求速償，既得求勿壞。芬馨比椒蘭，磐固方泰岱。求榮不知饜，志亢神愈忲。歲懊有時寒，

月明有時晦。時來多善緣，運去生灾怪。諸福不可期，百殃紛來會。片言動招尤，舉足便有礙。戚戚抱殷憂，精爽日凋瘵。矯首望八荒，乾坤一何大。安榮無遽欣，患難無遽憝。君看十人中，八九無倚賴。人窮多過我，我窮猶可耐。而況處夷塗，奚事生嗟愾。於世少取求，俯仰有餘快。俟命堪終古，曾不願乎外。

日課四條 同治十年金陵節署中日記

一曰慎獨則心安。自修之道，莫難於養心。心既知有善有惡而不能實用其力以為善去惡，則謂之自欺。方寸之自欺與否，蓋他人所不及知而已。獨知之，故大學之誠意章，兩言慎獨。……能慎獨則內省不疚，可以對天地質鬼神，斷無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之時。人無一內媿之事，則天君泰然，此心常快足寬平，是人生第一自強之道，第一尋樂之方。

二曰主敬則身強。敬之一字，孔門持以教人，至程朱則千言萬語，

不離此旨……吾謂敬字切近之效，尤在能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。莊敬日強安肆日偷，皆自然之徵應。雖有衰年病軀，一遇壇廟祭獻之時，戰陣危急之際，亦不覺神為之悚，氣為之振，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強矣。若人無衆寡，事無大小，一一恭敬，不敢懈慢，則身體之強，又何疑乎。

三曰求仁則人悅。我與民物，其大本乃同於一源。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愛物，是於大本一源之道，已悖而失之矣。至於尊官厚祿，高居人上，則有拯民溺救民飢之責。讀書學古，粗知大義，即有覺後知覺後覺之責。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養庶彙，是於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負甚矣。……

四曰習勞則神欽。凡人之情，莫不好逸而惡勞，無論貴賤智愚老少，皆貪於逸而憚於勞，古今之所同也。人一日所著之衣所進之食，與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稱，則旁人韙之，鬼神許之，以為彼自食

其力也。……古之聖君賢相，若湯之昧旦丕顯，文王日昃不遑，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，蓋無時不以勤勞自厲。無逸一篇，推之於勤則壽考，逸則天亡。歷歷不爽。為一身計，則必操習技藝，磨練筋骨，困知勉行，操心危慮，而後可以增智慧而長才識。為天下計，則必己飢己溺，一夫不獲，引為余辜。大禹之周乘四載，過門不入，墨子之摩頂放踵，以利天下，皆極儉以奉身，而極勤以救民。故荀子好稱大禹墨翟之行，以其勤勞也。軍興以來，每見人有一材一技能耐艱苦者，無不見用於人見稱於時。其絕無材技不慣作勞苦者，皆唾棄於時，飢凍就斃。……是以君子欲為人神所憑依，莫大於習勞也。

右家訓

精神要常令有餘於事，則氣充之而不散漫。

凡事之須逐日檢點者，一日姑待，後來補救難矣。

記云：「君子莊敬日強」，我日日安肆，日日衰薾，欲其強得乎。

知己之過失，即自為承認之地。改去毫無吝惜之心，此最難事。豪傑之所以為豪傑，聖賢之所以為聖賢，全是此等處磊落過人。不為聖賢，便為禽獸；莫問收穫，但問耕耘。

盜虛名者有不測之禍，負隱慝者有不測之禍，懷忮心者有不測之禍。

天道惡巧，天道惡盈，天道惡貳；貳者，多猜疑也，不忠誠也，無恒心也。

天下無易境，天下無難境；終身有樂處，終身有憂處。

取人為善，與人為善；樂以終身，憂以終身。

天下斷無易處之境遇，人間那有空閒的光陰。

天下事一一責報，則必有大失望之時。

天下事未有不從艱苦中得來，而可久可大者也。

用兵最戒驕氣惰氣；作人之道，亦惟驕惰二字，誤事最甚。

易曰：「勞謙君子有終吉」。勞謙二字，受用無窮。勞所以戒惰也，

謙所以戒傲也。有此二者，何惡不去，何善不臻。與人為善、取人為善之道，如大河水盛，足以浸灌小河，小河水盛，亦足以浸灌大河。無論為上、為下、為師、為弟、為長為幼，彼此以善相浸灌，則日見其益而不自知矣。

天下凡物加倍磨治，皆能變換本質，別生精彩，況人之於學乎。知天下之長而吾所歷者短，則遇憂患橫逆之來，當少忍以待其定。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，則遇榮利爭奪之境，當退讓以守其雌。知學問之多而吾所見者寡，則不敢以一得自喜，而當思擇善而約守之。知事變之多而吾所辦者少，則不敢以功名自矜，而當思舉賢而共圖之。夫如是，則自私自滿之見可漸漸蠲除矣。就吾之所見，多教數人，取人之所長，還攻吾短。

百種弊病，皆從嬾生。嬾則弛緩，弛緩則治人不嚴，而趣功不敏。一處遲則百處懈矣。

勤勞而後憩息，一樂也。至淡以消忮心，二樂也。讀書聲出金石，三樂也。

凡喜譽惡毀之心，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。於此關打不破，則一切學問才智，適足以欺世盜名。

言物行恒，誠身之道也，萬化基於此矣。余病根在無恒，故家內瑣事，今日立條例，明日仍散漫。下人無常規可循，將來蒞衆必不能信，作事必不能成，戒之。

孫高陽史道鄰，皆極耐得苦，故能艱難馳驅，為一代之偉人。今已養成膏粱安逸之身，他日何以肩得大事。

自戒潮烟以來，心神彷徨，幾若無主。遏欲之難，類如此矣！不挾破釜沉舟之勢，詎有濟哉。

古人辦事掣肘之處，拂逆之端，世世有之，人人不免。惡其拂逆而必欲順從，設法以誅鋤異己者，權奸之行徑也。聽其拂逆，而動心忍

性，委曲求全，且以無敵國外患而亡為慮者，聖賢之用心也。借人之拂逆，以磨厲我之德性，其庶幾乎。扶危救難之英雄，以心力勞苦為第一義。為政之道，得人治事二者並重。得人不外四事：廣收、慎用、勤教、嚴繩。治事不外四端：曰經分、綸合、詳思、約守。每日須以精心果力，獨造幽奧，直湊單微，以求進境。一日無進境，則日日漸退矣。於清早單開本日應了之事，本日必了之。與胡中函商江南之事，胡言凡事皆須精神貫注，心有二用，則必不能有成。余亦言軍事不日進則日退，二人互許為知言。

右日記

獨也者，君子與小人共焉者也。小人以其為獨而生一念之妄，積妄生肆，而欺人之事成。君子懍其為獨而生一念之誠，積誠為慎，而自慊

之功密。彼小人者，一善當前，幸人之莫我察也，則趨焉而不決，一不善當前，幸人之莫或伺也，則去之而不力。幽獨之中，情偽斯出，所謂欺也。惟夫君子者，懼一善之不力，則冥冥墮行；一不善之不去，則涓涓者無已時。屋漏而懍如帝天，方寸而堅如金石；獨知之地，慎之又慎。（慎獨論）

風俗之厚薄奚自乎？自乎一二人心之所嚮而已。民之生，庸弱者戢戢皆是也。有一二賢且智者，則衆人君之而受命焉。尤智者、所君尤衆焉。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，則衆人與之赴義；一二人者之心向利，則衆人與之赴利。衆人所趨，勢之所歸，雖有大力，莫之敢逆。故曰：「撓萬物者莫疾乎風」。風俗之於人之心，始乎微而終乎不可禦者也。先王之治天下，使賢者皆當路在勢，其風民也皆以義，故道一而俗同。世教既衰，所謂一二人者不盡在位，彼其心之所嚮，不能不騰為口說而播為聲氣。而衆人者，勢不能不聽命而蒸為習尚，（按勢不能不四字極見得到。此深）

於社會學者之言。於是乎徒黨蔚起，而一時之人才出焉。有以仁義倡者，其徒黨亦死仁義而不顧。有以功利倡者，其徒黨亦死功利而不返。水流濕，火就燥，無感不讐，所從來久矣。今之君子之在勢者，輒曰天下無才，彼自尸於高明之地，不克以己之所嚮轉移習俗，而陶鑄一世之人，而翻謝曰無才，謂之不誣可乎。十室之邑，有好義之士，其智足以移十人者，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；其智足以移百人者，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。然則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，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，凡一命以上，皆與有責焉者也。有國家者得吾說而存之，則將慎擇與共天位之人；士大夫得吾說而存之，則將惴惴乎謹其心之所嚮，恐一不當，而壞風俗而賊人才。循是為之，數十年之後，萬一有收其效者乎，非所逆睹已。原才○按此篇公之少作也。深明社會變遷之原理。我國數千年來不多見之名文也。公於窮時達時。皆能以心力轉移風氣。亦可謂不負其言矣。

先王之道不明，士大夫相與為一切苟且之行，往往陷於大戾，而僚友無出片言相質确者，而其人自視恬然，可幸無過，且以仲尼之賢，猶待學易以寡過，而今日無過欺人乎？自欺乎◎自知有過，而因護一時之失，展轉蓋藏，至蹈滔天之姦而不悔，斯則小人之不可近者已。為人友而隱忍和同，長人之惡，是又諧臣媚子之亞也◎召海

學貴初有決定不移之志，中有勇猛精進之心，末有堅貞永固之力◎國朝先正事略序

凡物之驟為之而遽成焉者，其器小也◎物之一覽而易盡者，其中無有也◎送郭筠仙南歸序

君子赴勢甚鈍，取道甚迂；德不苟成，業不苟名；艱難錯迕，遲久而後進；銖而積，寸而累◎及其成熟，則聖人之徒也◎同上

賢達之起，其初類有非常之撼頓。顛蹶戰兢，僅而得全◎疢疾生其德術，荼蘗堅其筋骨。是故安而思危，樂而不荒◎陳岱雲母壽誄集詩序

古君子多塗，未有不自不干人始者也◎小人亦多塗，未有不自干人始

者也◎田崑圃壽序

能儉約者不求人◎上同

天可補，海可填，南山可移，日月既往不可復追◎其過如駟，其去如矢，雖有大智神勇，莫可誰何◎光陰之遷流如此其可畏也，人固可自暇逸哉◎朱玉聲壽序

人固視乎所習◎朝有媕阿之老，則群下相習於詭隨◎家有骨鯁之長，則子弟相習於矩矱◎倡而為風，效而成俗，匪一身之為利害也◎陳仲鸞父母壽序

天之生斯人也，上智者不常，下愚者亦不常，擾擾萬衆，大率皆中材耳◎中材者，導之東而東，導之西而西；習於善而善，習於惡而惡◎其始瞳焉無所知識，未幾而騁耆欲，逐衆好，漸長漸貫而成自然◎由一二人以達於通都，漸流漸廣而成風俗◎風之為物，控之若無有，魷之若易靡。及其既成，發大木，拔大屋，一動而萬里應，窮天人之力而莫之能禦◎箴言書院記

君子之道
似菩薩道

安樂之時，不復好聞危苦之言，人情大抵然歟。君子之存心也，不敢造次忘艱苦之境，尤不敢狃於所習，自謂無虞。金陵楚軍水師昭忠祠記

君子之道，莫大乎以忠誠為天下倡。世之亂也，上下縱於亡等之欲，姦偽相吞，變詐相角，自圖其安而予人以至危，畏艱避害，曾不肯捐絲粟之力以拯天下；得忠誠者起而矯之，克己而愛人，去偽而崇拙，躬履諸艱，而不責人以同患。浩然捐生，如遠遊之還鄉，而無所顧悸。由是衆人效其所為，亦皆以苟活為羞，以避事為恥。嗚呼！吾鄉數君子所以鼓舞群倫，歷九載而戡大亂，非拙且誠者之效歟。湘鄉昭忠祠記

世多疑明代誅鋤搢紳，而怪後來氣節之盛，以為養士實厚使然。余謂氣節者，亦一二賢者倡之，漸乃成為風會，不盡國家養士之厚薄也。書周忠介公手札後

凡菜茹手植而手擷者，其味彌甘。凡物親歷艱苦而得者，食之彌安也。大界墓表

道微，俗薄。舉世方尚中庸之說。聞激烈之行，則訾其過中，或以罔濟尼之，其果不濟，則大快姧者之口，夫忠臣孝子，豈必一一求有濟哉！勢窮計迫，義不返顧，效死而已矣。其濟天也，不濟於吾心無憾焉耳。陳岱雲妻易安人墓誌銘

胡文忠公嘉言鈔

咨之以謀而觀其識，告之以禍而觀其勇，臨之以利而觀其廉，期之以事而觀其信。知人任人，不外是矣。

惟誠信之至，可以救欺詐之窮。欺一事不能欺之事事，欺一時不能欺之後時。不可不防其欺，不可因欺而灰心於所辦之事，所謂貞固足以幹事也。

人心思亂，不自今日始，亦不自今日止。除日日練兵，人人講武，別

無補救之方。練一日得一日之力，練一人得一人之力。心志不苦，患難未嘗，則智慧鈍而膽力怯。塵埃之中，何地無才，何才不可策用。用紳士總在平日接見時，專心致志，詳為談論，講究一切。察其為人如何，用其所長，棄其所短。軍旅之際，非以身先之勞之，事必無補。古今名將，不僅才略異衆，亦且精力過人。吾輩均是好漢，未必能擔當艱鉅。而當此艱鉅，即欲辭避，亦有所不能。得一正士，可抵十萬金。天下事所以敗壞，則正氣不伸而偽士得志也。有不可戰之將，無不可戰之兵。有可勝不可敗之將，無必勝必不勝之兵。

智慮生於精神，精神生於安靜。

夫戰，勇氣也。當以節宣蓄養提振為要。又陰事也，當以固塞堅忍蟄伏為事。啟超按此三河敗後懲創之言也

亂天下者，不在盜賊，而在無人才。人才不出，以居人上者不知求耳。

人才隨取才者之分量而生，亦視用才者之輕重而至。

求賢如相馬。今使萬馬為群，中有千里馬而人不識，即識之矣，狃於駑駘之便安，則千里馬亦且自悲。

聖賢不可必得，必以志氣節操為主。孔孟之訓，注意狂狷。狂是氣，狷是節。有氣節則本根已植，長短高下，均無不宜也。

德必不孤，德亦必不可孤。

欲救全人，須使之先有忌憚之心。

吾儒任事，衹盡吾義分之所能為，以求衷諸理之至是，不必故拂乎人

情。而任勞任怨，究無所容其瞻顧之思。

人才因磨練而成，總須志氣勝人，乃有長進。成敗原難逆料，不足以定人才。兵可挫，氣不可挫；氣可偶挫，而志終不可挫。

大抵兵事，另有一種人物。文而近史，武而近俠，皆非能兵者。

軍事之要，必有所忌，乃能有所濟；必有所舍，乃能有所全。

將以氣為主，以志為帥。專尚馴謹之人，則久而必惰；專求悍鷙之士，則久而必驕。兵事畢竟歸於豪傑一流，氣不盛者遇事而氣先餒，而目先逃，而心先搖。平時一一稟承令唯謹，臨大難而中無主，其識力既鈍，其膽力必減，固可憂之大矣。

夫人才因求者之志識而生，亦由用才者之分量而出。用人如用馬，得千里馬而不識，識矣而不能勝其力，則且樂駑駘之便安，而斥騏驥之偉俊矣。朱子云：「是真虎，必有風」，然則虎不嘯，非風之不從也，所媿在此，所懼在此。

愛人之道，以嚴為主，寬則心弛而氣浮。

舉人而能不破格，破格則須循名核實，否則人即無言而我心先媿矣。

避嫌怨者未必得，不避嫌怨者未必失。

凡奇謀至計，總在平實處。如布帛菽粟之類，愈近淺易，愈廣大而精微也。

天下強兵在將。上將之道，嚴明果斷。以浩氣舉事，一片純誠。其次者剛而無虛，樸而不欺，好勇而能知大義，要未可誤於矜驕虛浮之輩，使得以巧飾取容，真意不存，則成敗利鈍之間，顧忌太多，而趨避愈熟，必至敗乃公事。

兵士如學生功課，不進則退，不戰則並不能守。

久逸則筋脈皆弛，心膽亦怯。

軍旅之事，能腳踏實地，便是奇謀。

財用如人身之精血，古人以四海困窮為戒，良有深旨。蓋財用竭則如

修行亦焉

修行亦焉

精血之枯，身亦不得自活也◎

用功亦焉

天下無生而知兵之人，在思其情理與機勢耳◎

吾輩不必世故太深，天下惟世故深誤國事耳◎陰陽怕懵懂，不必計及一切，放膽放手大踏步，乃可救人◎

作官得民心，作將必得兵心◎平時刻厲，入軍亦必堅苦◎

用所長以救所短，不必舍所長而用所短◎

不包攬，不把握，任人任主，則兵不能擇，餉不能節，卻又必乏財矣◎（超按此致曾文正者時文正初任江督凡百撝謙故）

時艱事急，當各盡其心力所能，不必才之果異於人，事之果期於成也◎

遇事每謀每斷，不謀不斷，亦終必亡，與其坐亡，不如謀之◎

慧思修也

凡人保身之法，只護心腎緊要之處◎尺寸之膚必顧，將有不能兼愛，而先失其大者◎是戰守之機，處處為備，必致處處無備◎

人皆熙熙如登春臺，我輩惟職思其憂耳。不苦撐，不咬牙，終無安枕之日。是非不明，節義不講，此天下所以亂也。天下惟左右近習，不可不慎。左右近習無正人，即良友直言，亦不能進也。危乎微乎，宮中府中之事，大抵以此為消長否泰之關。近事非從吏治人心痛下工夫，滌腸盪胃，必難挽回。述曾文正語

辦大事以集才集氣集勢為要，莊子所謂而後乃今培風也。天下大亂，人懷苟且之心，事出範圍之外。當謹守準繩，互相勸規，不可互相獎飾包荒。述曾文正語

守兵不動，久亦並不能守；戰兵不戰，久亦並不能戰。其心散，其志弛，其力隳也。譬之寫字讀書，進得脩業，非猛進，即乍退。游息只須半時半日，則精力即足。若一日二日不做工夫，或經月經年不求精進，未有不懈不荒者。彼文字尚然，況用力之事乎？

凡人總要憂勤，千般苦楚，均要人肯吃◎

兵事必無萬全之策，謀萬全者，必無一全◎

古今戰陣之事，其成事皆天也。其敗事皆人也◎兵事怕不得許多，算到五六分，便須放膽放手◎

以做百姓之心做官，以治私事之心治官事◎

大抵吾儒任事，與正人同死，死亦得附於正氣之列，是為正命◎附非其人而得不死，亦為千古之玷，況又不能不死耶◎處世無遠慮，必陷危機，一朝失足，則將以薰蕕為同臭，而無解於正士之譏評◎（致李次青）

吾是破甑之人，避怨之事，向不屑為，即舞陽侯所謂卮酒安足辭也◎

須知時事艱難，吾輩所做之事，皆是與氣數相爭；然成敗之數，盈虛之數，有天命焉，非憂思即能稍減也◎

挾智術以用世，殊不知世間並無愚人◎（與左季高）

左文襄公嘉言鈔

讀書時，須細看古人處一事，接一物，是如何思量，如何氣象。及自己處事接物時，又細心將古人比擬，設若古人當此，其措置之法，當是如何？我自己任性為之，又當如何。然後自己過錯始見，古人道理始見。斷不可以古人之書，與自己處事接物為兩事。與周汝充

能克己者，必能克敵。功名之著，抑其末也。答王璞山

譬人而令人不敢承，亦非慎言之道，願毋然也。同上

天下紛紛，吾曹適丁其厄。武鄉不云乎：「成敗利鈍，非所逆覩」。則亦惟殫其心力，盡力職守，靜以待之而已。與李希庵

中才全在策厲，當人才極乏之時，再不寬以錄之，則凡需激厲而後成，磨鍊而後出者，舉遭屈抑矣。只要其人天良未盡汩沒，便可有

用。吾察人頗嚴，用人頗緩，信人頗篤，此中自謂稍有分寸也。同上

廚丁作食，殺果都是此種，而味之旨否分焉。解此便可知用人之道。凡用人用其朝氣，用其所長，常令其喜悅，忠告善道，知意向所在，勿窮其所短，迫以所不能，則得才之用矣。同上

見今風氣，外愈謙而內愈偽。弟所深恨，此等圭角，何可不露。答夏憩亭

人各有才，才各有用。嘗試譬之草皆藥也，能嘗之試之，而碻其性所宜，炮之炙之，而各得其性之正。則專用雜用，均無不可。否則必之山而求榛，必之隰而求苓，烏乎可？且烏乎能也？曾滌生嘗歎人才難得，吾曰：「君水陸萬餘人矣，而謂無人。然則此萬餘人者，皆無可用乎？」集十人於此，則必有一人稍長者，吾令其為九人之魁，則此九人者，必無異詞矣。推之百人千人莫不皆然也。與胡閏之

非知人不能善其任，非善任不能謂之知人。非開誠心布公道，不能得人之心，非獎其長護其短，不能盡人之力。非用人之朝氣，不能盡人

之才。非令其優劣得所，不能盡人之用。（同上）

養氣未深，終是打小仗手段。連聲之雷不震，食鼠之貓不威。（答胡潤之）

學業才識，不日進則日退。須隨時隨事留心著力為要。事無大小，均有一當然之理。即事窮理，何處非學。昔人云：「此心如水，不流即腐」。昔人事業到手，即能處措裕如，均由平常留心體驗，能明其理，習於其事所致。未有當前遇事放過，而日後有成者也。（與陶少雲）

凡事過於求好，轉多不妥之處。（與楊石泉）

凡將將領，須先得其心，不必以權勢相壓。當統帥不患無權勢，患在不能下人，而必強人以就我。昔人云：「位居千萬人之上，心須居千萬人之下」，此有道之言也。（與劉克庵）

天下事當以天下心出之，不宜以私慧小智示人不廣。（答楊石泉）

願以此功德
莊嚴佛淨土
上報四重恩
下濟三塗苦
若有見聞者
悉發菩提心
盡此一報身
同生極樂國

曾文正公嘉言鈔

蓮因寺大專學生齋戒學會恭印
南投縣水里鄉頂崁村圳頭巷十五之一號
民國八十四年觀世音菩薩成道紀念日

結緣品



